

冬青花开

风贴着草尖儿说着情话,一夜吹开了戈壁滩的鲜花,太阳没有起床,醉了!酒是那金缕玉衣之冬青花,透夜清香……
冬青花开黄藤藤,苍茫戈壁金灿灿,三十八万亩,蔚为壮观景。大漠花海美名远,驱车穿行花海间。

涂抹均匀的长空,拉远我的目光。兰格莹莹的底色,醉我心田,朵朵白云浮动飘移,似少女摇动之纱巾,圣洁之哈达。

车行戈壁,穿越沙漠。车子一跃,一墩亭亭玉立戈壁中的冬青花映入眼帘。停车观赏、拍照、赞叹。

整墩冬青花怒放,一米高,椭圆型,依地面为基,扇型分布,两米见方,金钗皇冠。花蕊豆瓣型,似金,似染,似画,花瓣肥厚似猪手,花香清亮太阳味。

冬青花开,渐行渐多。一墩墩,一簇簇,傲立戈壁点点金;一堆堆,一块块,一片片,染黄草原满视野。

一车人群到,一个个行人停。脚踏戈壁,走过沙漠,穿行花海。远观花海金灿灿,一望无际无荒凉,起伏丘陵满眼金,驼队悠然花林间。越野车穿林而过,一片金黄扑面而来,随车闪过,犹如穿行在无边际的油菜花地。

视界越来越远,越拉越长,林的海洋,花的湖泊,金黄连蓝天,连白云,连心田……

蒙古长调

没有歌手,人人都是歌手;没有舞伴,人人都是舞伴。
长调像无数痒虫钻进了我的魂灵、我的血管、我的情感、我的初恋,几十年也没有出来,我成了长调的俘虏和情人。

不喝酒的我,被感染喝了不少;唱歌的我,也依稀学会了几段旋律。

这里的许多人在许多地方的许多时候,都可以随意、随时演唱蒙古长调,就像他们随意、随时喝奶茶、吃羊肉那样。

唱长调的许多人是汉族,许多汉族人是优秀的蒙古长调歌手。

我被震撼了。

蒙古长调字少腔长、辽阔悠远、舒缓自由,宜于叙事,长于抒情。草原、戈壁、沙漠、山川、骏马、骆驼、牛羊、蓝天、白云、江河、湖泊……尽在其中。

我喜欢长调的悠扬与细腻,沉醉长调的抒情与哲理,迷恋长调的纯真与质朴,抚摸长调的音符与曲调,感受长调的辽远与优雅,聆听长调的委婉与倾诉……

你可以不懂蒙语,却无法不为蒙古长调动容。那是一种心灵对心灵的倾诉,是离自然、离生态最近的一种声音,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生态画卷。

雪花的心情

雪花飞舞,宁静飘落。
发髻洁白,满首柔软。脉脉温情似你轻柔抚摸,指尖颤动,手掌柔细,暖心温肺。

逆风时,柔美的大手抚摸着我的脖颈、衣领,遮挡风寒,慢行、防滑;迎风时,指尖、手掌抚摸着我的眉眼、前额、鼻梁。

吸进唇的雪花,似你指缝里的白沙糖、巧克力,亦或口香



大戈壁走来的阿拉善

□张继炼(蒙古族)

糖,咀嚼的不仅是清凉,也不仅是回忆与温馨,更不仅仅是天空的甜蜜。

行人匆匆,我俩碎步慢行。

无屋的遮挡,无车的惊扰,无伞的庇护,无物的静心。

你问我为什么久久凝望窗外的那棵胡杨,其实,吸引我眼光的是胡杨树上的雪花。看惯了浓绿或金黄的胡杨,极少见到了胡杨挂雪靴,穿雪衣之景。

雪花落在胡杨粗壮的枝干上,就像落在原野上一样安稳。一叶叶,一片片,一页页,一簇簇。

随着雪花无尽、绵软、无声地飘落,胡杨的每条枝干渐渐变成了粗壮不一、长短有别的蟠蛇,树木变得绵厚而雍容华贵,盛为壮观。

难得一见的“胡杨挂雪”之景,同你亲切的语音一起抚慰了我的病痛。

太阳出来了,

舞蹈依然如醉如痴,迎着阳光,雪花从没有过的兴奋。舒缓、激奋、震荡,都是挚爱者的靓影。

天空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,舞台有多大,雪花就有多大。

天空是最大的舞台,雪花是最大的舞者。

雪花是你的化身,如醉如痴的舞者?

舞者,静静飘洒。无数银蝴蝶,从我心中飞过。我们停止了呼吸,只有心脏的律动为雪花鼓掌……

无论你是尊卑还是长幼,雪花的飘落无处不有;无论你是高山还是大海,雪花的飘洒均匀色彩;无论你是大厦还是茅屋,雪花的抚摸一样满载……

这片土地

这片土地,是一曲激情摇滚的乐章,不知你可是舞者来翩跹,可是歌者来引亢;这片土地,是一轴历史自然的漫漫长卷,不知你可是丹青神手来着彩,可是妙笔来生花;这片土地是迷,不知你可是探秘者来溯源。

这里有着世界级的沙漠地质公园,有着世界奇峰“必鲁图峰”,以及140余畦湛蓝的沙漠湖泊……阿拉善,是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,有着历史的古典美,更有着美轮美奂的现代美。

当年,霍去病屯居延、穿戈壁、入河西、抵祁连,席卷匈奴三千里,逐风而起的滚滚沙尘就扬起在这片土地上;西域使节与中原王朝音书传递、驿卒奔命的历史就发生在这片土地

上。这里有古城外、驿站边,有商贸交通的阵阵驼铃;大夏王李元昊占居延、掠河西、固甘凉而都兴庆时战马的嘶鸣;李陵祖孙谗言加身、欲哭无泪的无奈;王维的诗吟,党项的悲鸣……

在这片土地,你会领略世界罕见的风蚀石林和古生物化石群,魔幻魅力的新月型或金字塔状的沙丘;变幻莫测的额日布盖大峡谷;鬼斧神工的海森楚鲁沙漠石林;神思飘忽苍天般的阿拉善蓝天白云;戈壁秘境的海市蜃楼;沙海绿洲清泉的忘情……

在这片土地,你沐浴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光,幻化阿拉善浩荡而又柔美的记忆;千年烽火,胡笳悲切,羌笛幽怨,将军白发,戍卒乡思,长河落日,大漠孤烟,汉韵唐风,海市蜃楼,天鹅翩翩,绿草如茵,毡包点点,胡杨傲挺,绿洲片片,平沙万幕,博大深邃……

这片土地,蓝天宁静,空气洗净,呼吸畅快,飞翔自由……

巴丹吉林沙漠

行进自如的越野车,像跳动在钢琴键盘的音符,欢快地跳跃在数百公里的巴丹吉林沙山上,犹如大海行舟,波浪滚滚,起伏起伏,快感叠生,其乐无穷。

这是真正的沙漠,这是真正的沙山!在这个世界级的沙漠地质公园,你会有别一番的感受——亲近与抚摸、探秘与震撼……

沙峰、沙壑、沙峭、沙壁、沙窝、沙刃,沙沙相连缤纷多姿景象奇伟壮观;奇峰、鸣沙、湖泊、神泉、古寺、小草奇奇相缀。

湖水碧波荡漾,芦苇丛生,水鸟嬉戏,现“漠中江南”之景;人类活动遗迹,鸵鸟遗迹,恐龙化石,显五千年之文化。

浓烈感受大漠、驼铃、夕阳、月夜、秋风之韵味,强劲呼吸清新、纯净、辽阔、流爽、明净、多情之空气。

驼铃阵阵奏响生命不屈壮歌,波光粼粼鸥翔鱼跃芦花飘荡。蓝天白云泛映金沙,碧水绿洲驼队迤逦;羊群漫散倾听沙漠金涛滚滚,天鹅戏水悦耳牧笛悠扬阵阵。

耀眼沙漠似一面面古铜镜,曲线柔美使人人饱览大漠之酮体。

芦苇炊烟牧羊人,夕阳海子与绿洲;沙浪波动明暗有致,锦缎纹理层次分明。风雕沙痕精致细腻,审美刀功谁不叹赞!

戈壁石

戈壁奇石,数十余种。阿拉善地所产,皆为石中极品。

大自然鬼斧神工,石之千姿百态,毓秀通灵,美妙音韵。数亿年地质沧桑演变,数千年类观赏研究。

美学家王朝闻说:“观赏石取材于天然,是具有人的思维与石之神韵相共鸣特征的石质艺术品。”戈壁奇石是没有经过人类加工的天然艺术。从发现、定名、展示都注入了文化内涵,正是石上一峰则大华千寻,一勺则江湖万里。

戈壁石,有“老人”,种独特。采大漠之雄浑、戈壁之坦荡、自然之质朴、环境之神韵、天地之灵光、日月之精气而集成。莫氏硬度7度,堪称中华瑰宝。

奇石馆、奇石街、奇石城、石博园……阿拉善十大文化符号之一。

秋日,在大山里听溪水吟唱

□张秀超(蒙古族)

早上起得晚了,简单收拾一下,出城回老家。

老家在康熙、乾隆皇帝当年打猎的塞外皇家狩猎场的大山下,那山太高,当地人叫它坝,老家在紧贴着坝的地方,人们称坝根子,村名叫桦木沟。

这个地方林茂草丰,四季都有好风光。尤其是深秋时节,浓霜染过的林海,好看得不得了——松树是绿的,老蔡树是紫的,杏树是红的,山梨树是金黄的……层林尽染,任你什么样的丹青妙手也难以描绘那样唯美曼妙的壮美,海内外的摄影家这个时节总是蜂拥而来,到这里捕捉美的画面。

每年这个季节,我总要回老家待上几天。

到家,放下行囊,带上相机,赶忙上山。

10月的塞外深山里,播种过莜麦、荞麦、土豆的土地,大多都已收获了,只有一些棒子地还没有收割。那小树一样的棒子棵,有的挂着白了皮的黄棒子,有的棒子掰了,只有秧子长在地里,过了一条叫白水的小河,我贴着一块棒子地边的茅草小路往山上走。

“你站一下。”

顺着声音,我看一个身影,拨拉着棒子秧,从地里走了出来。

这是一个瘦高的身影,黑裤、黑袄,驼背,面色黑红,皱纹如犁过的土地一样细密松软。是村里的二爷,80多岁了,是村里最老的人了。

他在我们村里,是少有的看到过解放前光景的老人。他小时候给大户人家放过猪,后来赶大车,还做过多年的队长,当车把势那年月,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,他赶着四套马车,去海边拉咸盐,好多年,一村子人吃的盐都是他拉回来的。他是村里走过远路,见过大世面的人。

他话不多,算起来我离家十几年,他好像只跟我说过两句话,一次是3年前,我爷爷死了,我急火火赶回来,他在村头对我说:“都走了,我们这辈人就剩了我一个啦!”还有一次是几年前,荞麦开花的时候,村里来了个画家,给他画了一张在荞麦地边放羊的画,他对我说:“你还是学画画吧!”

这时,他出了地,坐在地边的一块青石头上,指着对面的一块白石头,让我也坐下。他掏出个白布口袋,装了一袋烟,他的烟口袋和烟袋杆子是拴在一起的。当他把烟袋叼在嘴上的时候,那烟口袋就如一个耍单杠的运动员,在烟袋杆子上跳荡。一口蓝烟,飘在他苍白的头顶了,他说话了:“咱国家有个写字的,得了那个啥奖了,是借背耳?”

“是诺贝尔奖。”

“那人是山东的?”

“对,是山东高密的。”

“是咱老家那儿的。你知道不,咱们这一村人,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,那时候这儿开垦荒,这地都是那时候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。”

“那人,你熟不?”

“不熟,只是读过他的书。”

“他写高粱,咱这里可没高粱,尽种莜麦、荞麦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里从老辈子就种荞麦。”

顿了一会,他又说道:“他写高粱酒,还写那些老人们的事儿,都是听人说的吧?”

我有些吃惊:“这你也知道?”我晓得他不是不识字的。

“从电视上看的。”他说。

“他写的,那不就是老人讲的故事吗?”

二爷吐了一口烟问我。

“不是故事,那是小说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那这些年,你也写这个?”二爷的眼睛看着我问。

“对,写小说。有时候也写别的。”

“他写高粱,你知道咱这里过去是什么吗?那比高粱还有气势!”

“你知道不,300多年前,这里是原始大森林,一棵松树,好几个人抱不过来。身边的这条河,现在细得像一眼泉水了,那个时候,坐皮筏子打细鳞鱼。后来树就砍光了,四面八方的人,就在这里开荒种地。那也有好景致,你知道吗,这里漫山遍岭是荞麦,荞麦你看过去吗,那白花一开,一二十里,就像海上翻卷的波浪……”他的手朝眼前山梁,画了个很大的弧形。

这里打过仗,也来过土匪,这黑土里,埋着一代代的人,哪个人都有故事。埋了就带进土里了。等知道他们事儿的人也死了,那些事儿可就都死了。

“那个人,他现在还在山东?”

“不,他在北京。”

“那我看电视说,他老家还有房院,他指定是常在老家待着。我看你回来,把你家那老房院收拾收拾,回来住住,比在城里强。”

“你不是想听过去的故事吗?我给你说说,多了去了!晚上,到你家去吧。”说罢,老人拿起镰刀,又进棒子地了。

我的心,似风吹动着一树的叶子,哗哗地舞动着。

二爷一直看不起写字的。

那个时候,我父亲患病猝然去世了,我不能够上学读书了,可是我喜欢读书写作,我就想边种地边写小说,我还想在村后的黄土山下盖间屋,我在那里一个人自由地读书写作。我去找二爷,想让他帮帮我,二爷恼怒我的不务正业,愤然地告诫我,村里是绝不会允许一个姑娘家,在老家的土地上占地造屋的。

没有办法,我只好在漫山的狗尾巴草如灯笼一样闪着白光的深秋,一个人离开故土,到山外去寻找我的异乡了。

而在今年的这个深秋,在中国,有个叫莫言的作家,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没想到,这个消息竟然在遥远的塞外,在一个叫桦木沟的深山里,让一个80岁的收棒子的老头,我的二爷,对文学这个行当产生了兴趣。对从事这个行当的我,也有了一份迟到的看重。

这个事情,在我的心头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,一位作家,荣获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奖,从而让一个老人看到了文字与土地、生灵的关系。我想,这就是这个奖对作家、对文学的意义吧。

这个秋日,在天高云淡中,观如画的山景,闻鸟鸣幽谷,听溪水潺潺,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的欢畅,我也从来没有听到,山涧溪水的歌吟是这样的清脆悦耳……

俗话说:“入乡随俗”。乡俗,往往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追求文明、向往美好的愿望。那独具特色的仫佬族乡俗,成为仫佬山乡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景线。

在众多的习俗中,“饮席敬客”的习俗尤为重要,它体现了尊老爱幼的民族传统。在仫佬山乡,逢年过节,宴席上席(面向大门),必坐一家之长和宴客中之年长者,左、右侧席则按先客后主、先右后左、先老后少的顺序依次排列,最晚坐次下席(背对大门),以便做好献菜、斟酒、上饭菜等服务工作。宴席上,鸡头、鸡屁股晚辈必夹孝长辈;鸡肝、鸡腿长辈必留给小孩吃。互敬互爱其乐融融。

剪刀和钢笔一起抓,则表示小孩长大后,既能文又能武,门门清,样样得。

春节也是仫佬人的传统大节。它是前一年节日的终结,又是新一年节日的开始。年节活动丰富多彩,有包年粽、春年馍,做汤圆、挑新水及送压岁钱等内容。其中“挑新水”和“送压岁钱”习俗,寄寓了仫佬人对晚辈的关注和厚爱之情。